

上海已九百四十四岁了

文物专家踏看浦东文物「遗珠」曹家老宅

记者手记

最近，曹家老宅建筑群在一批热心人的呼吁下，立即停止拆迁得以幸存。记者昨天踏访曹家老宅，对应该保护这一建筑文物没有听到一点异议，无论是镇政府还是开发商，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专家学者，均持支持态度。这使我想到了30年前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同样也在浦东，同样也是建筑文物，曾居住过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及黄炎培、胡适、黄自等十多位名人的内史第面临拆迁时，也是不少人呼吁要保护，著名专家、清华教授黄万里还致信有关部门，力陈保护这座清

代院落的重要性，但有关部门在算了一笔经济账后仍然坚持要拆，多年后，在终于认识到这座文物建筑的重要性后，内史第又花了1.2亿元部分复建，但复建部分已不是文物了，成了永远的痛。这次最初呼吁保护曹家老宅的人都是普通人，远没有黄万里教授的知名度，居住在曹家老宅中的人也远没有像内史第中的历史名人那么显赫，但曹家老宅在呼吁声中幸存了，而且，各方对保护文物均有共识，这无疑证明时代大有进步，人们文物意识大有提高。 俞亮鑫

文体社会

昨天下午，一批文物专家、政协委员来到地处浦东新区高行镇的曹家老宅时，都被这一古老建筑群深深震撼，大石条、宽木板、蠡壳窗、观音斗、万安楼以及深深的大院落、高高的防火墙……无不透出这一古建筑群的厚重历史和昔日繁华。大家惊讶的是，这个在上海地区难得一见、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竟会在本市多次文物普查中成为“漏网之鱼”，其曹氏族谱记载的历史，更让上海建镇历史喜添200岁……

文物“遗珠”很珍贵

步入曹家老宅，能感受到今天这颗文物“遗珠”的珍贵。遗憾的是，这片曾盛极一时的古建筑群在一大片瓦砾之中显得有点破旧残缺，形影孤单，这片区域长210米，宽85米，约27亩，目前只剩下三座分别由双层建筑、单层建筑组成的两进院落……芦九沟还有60多米长的明代石驳岸连通着黄浦江，潮起潮落。曹家老宅建筑群原有的曹家祠堂、家庙、牌坊和其他古院落已难觅踪影，或毁于日军轰炸，或消逝在岁月变迁之中。

浦东新区文史学会副会长周敏法指着二楼镶嵌在窗棂上的蠡壳告诉记者，古人将贝壳打磨成薄如一纸，既可透光又能挡风，以代替玻璃。这种工艺就是明清时代特有的。

高行镇上的徐永盛老人说，这次动迁时，在曹家老宅的墙体中，还发现了20多块刻有“国鲁”、“郡开”、“贤何”、“真卿”等字样的石碑，石碑已严重风化，字体大多难以辨认，可见其年代已十分久远。

张雪敏、王安石等文物建筑专家认为，曹家老宅既有文物价值，又有人文价值，对于浦东乃至整个上海的历史研究，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上海喜添两百岁

在曹家老宅，其后人向大家展示了他们祖辈自北宋传下来的《平阳曹氏族谱》以及宋朝皇帝赵匡胤开宝九年颁给开国功臣曹彬的丹书铁券（俗称免死牌）。据记载，高行曹氏这一支为曹彬后人，南宋年间南迁至上海，一开始在曹家渡定居，后又迁至浦东曹路镇，后于明朝年间在高行镇设了总祠堂。

周敏法告诉记者，这本族谱上还有这么一段文字：“沪滨曹氏……因宋室多故，而迁居脚临安，族从而徙者，凡十有余人，遵而家于上海镇（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者，则济阳之裔也。”大意是说，曹氏自宋室南渡来上海镇，是济阳王曹彬之后。最令人惊喜的是“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这是目前唯一载明上海建镇确切年代的宋代史料。他说：“上海建镇意味着‘上海’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由此诞生，这是名副其实的上海‘出生证明’啊！”而之前，人们对这一上海何时建镇尚有争论，确切时间无从考证，通常采用权威谭其骧的说法：“上海建镇于宋末”。但这一发现使上海建镇历史往前推了约200年，并明确了年份就是北宋熙宁七年，即1074年。也就是说，上海已有944岁了。

周敏法这一说法最近得到了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的认同和点赞，他说：“这解决了上海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悬案。”熊月之决定将这一结论载入《上海通史》总论。 本报记者 俞亮鑫

“剥离”戏 “抽出”曲

越剧清唱剧《红楼梦》尝试传统戏曲新样式

一位观众看完演出后表示，传统戏曲特别是那些经典剧目有很多好听的唱段，越剧清唱剧《红楼梦》淡化了戏、强调了曲，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样式是能够成立的，不过从演出本身来说还是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



黛玉与宝玉 记者 胡晓芒 摄

如第二乐曲“读西厢”是“宝玉与黛玉的爱情萌芽”，第四乐曲“黛玉葬花”是“林黛玉感悟于自身的爱情和命运写下的一曲千古绝唱《葬花吟》”等等。可以看出，该剧的主创刻意在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戏曲的样式感。

尝试

相对而言，舞台呈现反倒没有这么“激进”了，大型乐队上台在很多戏曲的演唱会上都已普遍运用，歌队的样式也早被一些戏曲表演所借鉴。而三位主要演员着戏装、有台词、有表演，与传统戏曲的“彩唱”样式或片段的表演并没有太多本质的不同。当然，从文本角度上来说，越剧清唱剧《红楼梦》还是做了相当多的新尝试，除了增加一些新创作的场次来增强宝、黛、钗的情感主线之外，对经典部分也有不少改动，在保留一些经典唱段之外，不少地方重新进行了“排列组合”，比如第八乐曲把“金玉良缘”与“黛玉焚稿”合二为一，交替穿插，更是新创作了一段宝、黛、钗的“三重唱”来强化三人的感情纠葛。

特色

越剧清唱剧《红楼梦》这个作品本身是否成功，观众与业界可见仁见智，不过这样一种尝试应该是有意义的。戏曲无论是服装妆容、表演程式还是演唱方式都极具特色，这些年，戏曲元素常被各种舞台表演样式、影视剧乃至其他艺术样式作为优质的中国风元素借鉴运用。



宝钗

结构

西方的清唱剧是一种大型套曲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昨晚的演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唱剧”。不过越剧清唱剧《红楼梦》从“格式”开始就寻求一种与传统戏曲不同、更接近音乐的样式，比如整台演出不是以场次来划分，而是以第一乐曲、第二乐曲……来排序，在每一个“乐曲”开始时字幕上会出现这一乐曲的“主题”，

而戏曲人守着“宝山”自然更有理由好好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无论是在原有的经典作品基础上创新发展做出各种经典作品的“衍生产品”新版本，还是把戏曲的一些元素单独拿来形成一种新的表演样式，都有着无尽的可能，值得探索尝试。



蠡壳窗

俞亮鑫 摄

《大刑伺候》此“刑”非那“刑”

照片里的故事

“上海不是海，可我却快要被淹死了……”当女主角米兔酒后吐真言，流露出平日里隐藏的艰辛和无助时，台下观众不禁回忆起各自生活中的艰难心酸，百感交集。昨晚的人民大舞台，《大刑伺候》搬上舞台的，正是异乡奋斗

的“沪漂”一族切身体会的现实。《大刑伺候》(见图)的故事是一起简单常见的三角恋。黑背是校园“小霸王”，胡桑则是受到排挤的富家公子，两人都爱上了女同学米兔，米兔则选择了黑背。时移世易，当米兔跟随黑背来到大都市工作生活，却饱尝了漂泊的艰辛。此时成功人士胡桑伸出援手，并对米兔

展开新一轮的追求，三角关系引发了种种冲突。故事的最后，黑背虽然获得了事业成功，却因为车祸不幸离世。

剧名里的“刑”，其实并非幻想中古代刑法的搞笑噱头，而是现实加诸于人生的种种痛苦无奈。 见习记者 吴旭颖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